

《21世纪作家文库》

我的小山村

牛广兴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陈鹤琴著)

我的小山村

陈鹤琴 著



21 世纪作家文库

我的小山村

牛广兴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小山村 / 牛广兴 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11

《21 世纪作家文库》

ISBN 978-7-5059-5825-8

I.小…II.牛…III.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IV.1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8428 号

我的小山村

作 者	牛广兴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鄢晓霞
责任校对	余后昌
印 刷	北京人卫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264 千字
印 张	12.5
印 数	0001-1000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5825-8
定 价	32.00 元

向
建
國
六
十
周
年
獻
禮

序

赵雪梅

牛广兴这个名字说陌生又熟悉,因为经常看到他的作品,说熟悉又从未谋面。2008年初春的一天,我接到沁水县龙港镇王寨村孔家坡自然村一个农民打来的电话,说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户》和一部文学选集《我的小山村》,正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想请我作序。理由是我喜欢文字,了解农村,懂农人。一个“懂”字给了我很大感动,我欣然允诺。

当我约他带稿到办公室见面时,我惊愕了。从他的许多作品中,比如歌曲、诗词和文学选集,我一直主观认为此人一定是一位才貌双全,沉淀在农村的知识分子。然而出乎我的意料,他是一位地道的老农。农民的符号刻满了他全身,一头白发,一脸诚实,一身朴素,满口爽朗,脸上雕满了错综交横的皱纹,但双眼炯炯有神,他告诉我他种了三十亩耕地,治理了一百余亩小流域,栽了几万株树,经营着一个家庭式生产模式的农场。

牛广兴有着苦难的经历,因家境贫寒,在县立中学上了初中二年级,就辍学回家。山村与放牛有着不解之缘,少年的牛广兴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学习环境,就是大山。他与牛达成了一种默契,上山放牛

时,牛吃草,他看书。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使他进行哲学思考,丰富的生活素材,赋予了他创作基础,使他进行生活提炼。

牛广兴生性酷爱文学,他用激情的文学思维构筑自己的生活路子,二十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担任村里的党支部书记,一身恋着土地,一辈不离村庄,一直用自己的方式关注农民。

长篇小说《户》刚下笔不久,老伴患上了脑梗塞,子女们带母亲住院治疗时,牛广兴的创作灵感突然大开。他守在山庄,利用长长的冬夜,写出了30万字的长篇小说。山村的冬夜特别冷,牛广兴带着手套坐在被窝里创作,有时通宵达旦,终于完成大作。他像演员一样,忠实地扮演着角色,构思着小说《户》中的人物形象。牛广兴的小说语言就像生活中人物的对白,淡中有味,完全生态,活泼泼、泼辣辣。如中篇小说《刘寡妇改嫁》,主人公刘来花一生五次改嫁,三次丧夫,一次离婚,第五次改嫁后安度晚年。头次是坐轿,二次是骑马,三次坐胶轮大马车,四次骑自行车,第五次是旅游结婚,每次都把握住了时代脉搏,刘来花和他第三个男人李永的情妇小英的矛盾激化。

“有一天来花的一只母鸡跑到南头院下蛋,来花找到南头院,那只母鸡正好卧在小英窗下的鸡窝下蛋,来花一怒之下,一手抓起母鸡一手在鸡背下乱拍,嘴里骂道:‘我把你这吃里爬外的东西,死不要脸……’母鸡呱呱地叫着,小英冲出门来接了腔:‘我把你这石女X,你活的还不如这只鸡,说你是母鸡不会下蛋,说你是公鸡不会叫鸣,把你这绝户头货……’人常说骂人怕揭短,打人怕打脸,来花气得脸红脖子粗,破门大骂:‘把你那破窖货,把脸装进裤裆哩。’小英随手打了来花一耳光,来花扔下手里的鸡,揪住小英的头发,小英抓破了来花的脸,来花揪了小英一撮长头发,那母鸡拍拉拉落地,咯咯蛋,咯咯蛋的叫,乱跑乱飞。幸亏邻家们赶来劝架,小英披头散发骂着进了屋,来花满脸流血,骂骂咧咧地回到了下院。李永那天在镇上

逛罢会,晚上看罢戏后,吊着一串油糕先回到南头院,小英给他吹过了枕头风,李永那夜就没有回家……”

短短的 300 多个字,写出了故事的情节,把矛盾推向高峰。

读着牛广兴的文稿,使我突然想起了赵树理,牛广兴与赵树理是同乡,都是沁河边上的乡亲,虽说跨越了一个世纪,但他们都用同样的题材,同样的文风描述着农民。不一样的是,赵树理反映的是中国土地革命时代农民的生活状态,更有境界,更有深意,属上乘之作。今兮昨兮,牛广兴叙述的是二十一世纪前后农民的生活长卷,虽说构思粗糙,但叙述得还有滋有味。一条沁河产生了两代写农民的作家,我不知道这是一种必然,还是一种偶然?也许是沁河文化的传承,也许是神秘的遗传密码,决定了牛广兴的使命。沁河边上的村子里有许多门牌,经常刻有“耕心种德”四个字,我终于明白了这四个字的深意,沁河是带有诗意的水,所以沁河边上的农人,那么文化,那么哲学,那么浪漫。他们把修心养德与耕田种地联系在一起,孕育着一代代农人,我敢断言,牛广兴的创作冲动,是受赵树理的影响,因为赵树理这个沁河才子,风靡了一个时代,他的作品风格,被中国文学界界定为“山药蛋派”作家,牛广兴作为一个地道的农民,能在赵树理之后,写出如出一辙的作品,令我欣慰。赵树理文脉有续,真是三生有幸。我为沁河才乡而言,我为沁河农人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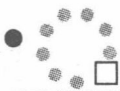
目 录

中篇小说:

刘寡妇改嫁	(1)
儿媳们	(37)
老黑	(59)
梦圆骆驼庄	(84)
山庄血案	(119)

短篇小说:

杜平的婚事	(160)
21 世纪的潘大娘	(174)
缘份	(179)
老刘乘车	(184)
买苦果	(187)
老俩口选举	(193)
送礼	(195)
倔老汉缴税	(199)
督察	(201)
收麦	(205)



□目 录 <<

隔墙	(207)
老郜去开劳模会	(209)
秋富话公路	(212)
搬迁	(215)
交公粮	(217)
堵河口	(219)
新唠嗑	(221)

散文:

我的小山村	(223)
永远怀念赵树理	(229)
风雨兼程三十年——我与改革同行	(232)
奶奶的纺花车	(238)
党员的楷模 人民的师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00 周年	(240)
爱让生命延续	(242)
人生与倒计时	(244)
首都金秋文学笔会侧记	(247)
大雁留春	(253)
我的一天(日记)	(254)
啊, 党旗!	(257)

诗歌:

一粒黄土	(260)
党旗下的宣誓	(261)
诗三首	(262)
庆祝申奥成功	(264)
党旗颂	(265)

为龙港镇首届两会贺词	(267)
普天同庆十六大	(268)
祝贺王寨村两委班子成立	(269)
长治水文会议有感	(270)
词三首——纪念毛主席诞辰 110 周年	(271)
农民	(272)
水调歌头·梅河景区	(273)

文艺类:

1、快板

咱的张老师	(274)
新校园生活	(277)
农民爱咱农民报	(279)
赞乡村特约通讯员	(281)
赞水文兵	(282)
“一号文件”涌春潮	(284)
护林防火要做到	(287)
众志成城禽流感	(288)
抗洪救灾最当急	(289)
今日沁水	(290)
沁水是个好地方	(292)
夸龙港	(296)

2、戏剧

老俩口捐款	(301)
教子	(306)
堵河口	(319)
回娘家	(324)



逛县城	(330)
3、鼓词	
隔墙	(336)
送礼	(342)
老刘乘车记	(347)
下河湾血泪记——纪念抗战 60 周年	(352)
月月都是二十八	(356)
李志学当村官	(360)
4、歌曲	
欢迎您到沁水来	(367)
欢聚一堂把歌唱	(368)
生命之歌	(369)
我的小山庄	(370)
沁水赞歌唱起来	(371)
我爱家乡河	(373)
奶奶的纺花车	(374)
歌颂孙文龙	(375)
后记	(376)

刘寡妇改嫁

“刘寡妇又改嫁了。”

这事很快传遍了刘家峪和王家坪两个村。人们议论纷纷。

有的说：“人家张二柱是国家干部，在新疆工作，能娶个农家老寡妇吗？不能吧？”“真的，人家还是旅游结婚哩。”

有的说：“这个女人命苦，但心肠好，或许还有老来福。”

还有几个年岁大的人在一起闲聊说：“这个女人命够苦了，灾荒年是刘家捡来的，后来做了童养媳，死过三个男人，中间还离过一次婚、改过四次嫁，连这次就够五次了。”

……

刘寡妇的人生经历，人们视如一个故事，越传越奇。

—

“大哥大嫂，俺把这个闺女交给你们了，让她讨个活命……丫子，我们返回来再来看你，你要听话呀。”这是分别时的最后一席话。

那个男人用一条竹扁担挑着两个竹筐，一个筐子里放着粗格布被褥，中间睡着一个三岁的小男孩，另一个筐子放着生活用品和讨饭的器具，走在前面。那女人一手挽着约有十岁的女孩，一手拄着棍



子,瘦如干柴似的身段摇摇晃晃跟在后边。他们两眼挟着晶莹的泪珠不时回头张望,那个小女孩瘦弱的身骨,穿着身旧布格衣服,沙哑地哭喊着:“爹爹!妈妈……”被刘玉山夫妇哄着抱回了家。他们自那次分别后再未见到。这是一九四四年春天的事了。他们是死是活,是福是祸,几十年来在刘寡妇心中成了一个“谜”。

刘玉山的媳妇叫乔金娥,前几年也生过两个孩子都没成人。后来抱回娘家二哥的一个孩子,取名叫小根,视如己出,已10岁了。如今他们又抱回个8岁的女儿,家里儿女成对,增添了欢乐。金娥对玉山说:“总不能丫子,丫子的叫,给咱闺女起个名字。”刘玉山说:“是呀,起个名字,叫起来好听。”他跑到村小学让先生给起。老先生眯着眼睛摸着胡须支支吾吾了一阵对他说:“有树就有根,有花就有果,干脆叫个来花吧。”

刘玉山的父亲被日本鬼子杀害了,母亲因出汗病也相继去世了,三间堂房也被鬼子烧了,只剩下两间小西房。两口子感到非常孤单,自从抱来了子女后,欢声笑语取代了以前的唉声叹气。

刘小根精明灵利,经常跟着爹学做庄稼活。刘玉山常对小根说:“庄稼行学问可大着哩,三年能学个买卖人,三年学不成个庄稼把式。”刘来花越长越俊俏,讨人喜欢,金娥经常调教她学做针线活儿,常说:“女人呀,活路不通,粗针大麻线,出嫁常受婆婆的气,婆家人看不起。”小根和来花两人哥妹相称!那怕吃个馍也是小根吃大块,来花吃小块,总想让哥多吃点,哥妹俩活泼亲如一母同胞。他们甜言蜜语开口爹妈,合口爹妈,把玉山和金娥叫得心里甜滋滋地,邻居们都说:“玉山和金娥的命好,讨来一对好儿女。”

刘家院后有个张家院,张才贵有三个孩子,大孩子叫大柱,七岁时因出麻豆死了,二孩子叫二柱,和刘小根同岁,只是生日比小根大半年,三孩子叫小柱,比二柱小四岁,媳妇因生下小柱不到周岁时,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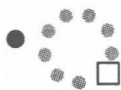
体虚弱,在躲难路途死了。奶奶只好拉扯着两个孙子,操持着这个家。

张家奶奶是个心灵手巧、心地善良的老人,村里许多新婚嫁娶之事,总要请她去蒸小饭(面鱼、面蚕、面石榴等),有时还送点活,绣花鞋,扎枕头顶儿什么的。小根和来花也常常到张家院同二柱小柱们玩耍,有时也跟着奶奶去蒸小饭。事后他们也仿照蒸小饭。二柱小根和来花搓泥捏,做出的鱼呀蚕呀很出样,有时被小柱用棍子打坏,来花哭笑不得,骂小柱几句。但四人玩得很开心。

来花常在奶奶身边学绣花剪纸花,有时问:“奶奶线儿怎么搭配?”奶奶总是笑着说:“兰黑线绣枝,红线绣花瓣,绿线绣叶,黄白线绣花心,线要匀,针要细。”来花盘腿坐在奶奶身边用烂线头在小布块上练着。每逢过大年时农家人扫挂后,人们爱贴窗花。张家奶奶更加忙活了,这家剪了那家又来剪,什么“二龙戏珠”、“金鱼嬉水”、“凤凰嬉牡丹”、“金鸡报晓”、“蝴蝶起舞”、“荷花”、“莲子”、“梅花”……张家奶奶一放下剪去忙别的事时,来花嫩白的小手拿起剪刀,捡起废纸眯着黑葡萄似的眼睛,仿照着奶奶的样子剪呀剪,慢慢地学会剪窗花了。又一年过年时她把张家奶奶剪的贴在窗格中间,然后把自己剪的贴了满窗格,人们都以为是张家奶奶剪的,后来才知道是来花剪的。都说:“这小闺女真手巧。”刘来花的心灵手巧,传遍了刘家峪,十四五岁上就有人把婚嫁娶的部分绣花活送给她帮忙。张家奶奶对来花很喜爱,视如亲孙女,一心盼望着将来来花嫁给她孙子二柱。

“花,奶奶想把你嫁给二柱。”来花的脸蛋儿红得像朵初放的桃花,说:“奶奶,我还小,大了再说吧。”孩子们虽不懂婚姻之事,但懂得男女成双。爱在心里,喜在眉梢。

来花去下河洗衣裳时总要到后院说:“二柱哥,你的衣服脏了,脱下来我给你洗洗。”二柱也有点羞。奶奶说:“脱下来让来花给洗洗,帮她送到河里去。”二柱听了奶奶的吩咐,拐着篮子,来花拿着捶



衣棒槌,俩人又说又笑,来花走在前,小柱蹦蹦跳跳地在后面边玩边走。渐渐地习以为常了。

刘来花越长越俊俏苗条,心灵手巧,十五岁那年人们断断续续地上门提亲,二柱爹专门央了媒人给二柱提亲。刘玉山和金娥对媒人说:“考虑考虑再说。”

金娥和玉山对来花的婚事动起了脑筋。

有天晚上金娥对玉山说:“我看还不如将来花和小根上个头(结婚),让她又做闺女又当媳妇,这闺女多可爱,才貌双全,我真舍不得改出。你说行吗?”刘玉山反驳道:“哪能行,成天哥哥妹妹的成何体统,咱小根又不是头秃眼瞎,说不下媳妇,让人说三道四的……”乔金娥一本正经地说:“谁不知道咱是凑合地一个家,这种事有的是,不稀罕,咱把他们养活大了,总是贴皮贴肉的,咱以后上了年纪也靠得住。再说娶个媳妇订婚钱就得九十六,不说东西,人常说,媳妇到门前还得花个老牛钱。那倒还不说,要花的咱花,如果逢上个马蜂窝还不够生气,有那钱,开春把大堂房重新修起。”刘玉山思量了好久,觉得金娥说得蛮有道理,外人说好说歪三天就过去了,过家是一辈子的大事,他也舍不得将她嫁出。他又考虑了好些事,他对金娥说:“这事咱暂且不给孩子们说,他们大了,以防万一。这事咱又不能亲口对他们讲,我看还是争取你二哥的意见,让他给孩们个别谈通。至于才贵家打发媒人来的话,也给他讲清咱的意图,免得人家费心”。为此事他俩口连说带考虑,一夜未入眠。

金娥为儿女婚事特意到娘家与二哥嫂商量,他们听了很满意,感到是件两全齐美的事。他二哥说:“好事,我同意,我也有这个想法,这闺女说人样有人样,说活路有活路,咱根根也听说,这是你们的福气。这事我与他们说。”

才贵和他母亲知道此事后,也就打消了上刘家提亲之事。张家奶

奶对金娥说：“你们怎不早说，我就不央人说了。”金娥说：“婶，这是我俩最近才想着这样办，婶，你说能不能办？”张家奶奶笑着说：“能办，能办，这事多着哩，爹公娘婆，亲上加亲，你和玉山俩人老来受不了罪。来花这闺女我早就看上了，要不是嫁小根，我哪怕跪到你俩面前也得答应嫁给我二柱。”说得金娥无言对答，两人哈哈地笑起来了。

金娥二哥对小根的婚事也特别重视，他专程来到刘家，给孩子们商谈。他说：“根，你也到说媳妇的时候了，我们决定把来花嫁给你。”小根脸红脖子粗觉得很突然，支支吾吾说：“舅，我们是兄抹，不能，不能……”他舅说：“你是咱乔家的，来花是捡来的，你爹妈就你们两个，将来……就这么办。”小根一言不发了。他二舅又把此事个别向来花挑明，一时来花那白嫩的脸变得像朵五月石榴花似的，她爱二柱哥的心一时像砸了块冰似的凉了半天，她与小根的兄妹情老转不过弯，心里很别扭。好大一会无言以对。他二舅命令式的说：“你们的事就这样决定了。”

来花把此事偷偷地给二柱说了，她说：“二柱哥，我二舅昨日来我家说……”二柱心中已有了数，他表情很自然地说：“来花妹，奶奶昨晚才给我说，你二舅就是专门来说这事的，我一夜翻来覆去的想，这的确对刘家是件好事，嫁给小根也是挺好地，为刘家开门继业，咱们只能算有缘没份，我爹说慢慢瞅眼的给我订一个，咱们可以成为永远的亲兄妹，你说呢？”二柱嘴上虽这样说，心里也很难受。他把来花的手握的很紧，眼圈红润。来花的眼泪也潺潺地溢出来了。她说：“柱哥，你比我想得开。”二柱接着说：“为了成全你和小根，为了你们刘家好，不然谁也拆不开咱俩。”来花说：“二柱哥，要不是小根哥，不是为了我家好，非你不嫁。”

来年春天，山花烂漫，油菜花黄，刘家动工修房，因为日本鬼子只烧了上盖，四面土墙完好。赶下种就把房子修好了。